

中國政治内幕

· 第二輯 ·

副總統競選内幕

中國政治上的十大派系

周佛海死後種種

中共為何拒絕和談

民社黨的家世淵源

西藏的政治人物

續漢胡氏



出版日六月五年七十三

華出版社發行





中國政治內幕 第二輯 要目

副總統競選內幕·····	四九
魏德邁使華的前因後果·····	五一
周佛海死後種種·····	五七
中國政治上的十大派系·····	六一
中共為何拒絕和談·····	六三
李品仙在安徽·····	六七
張瀾是怎樣一個人·····	七〇
龔德柏與救國日報·····	七四
民社黨的家世淵源·····	七六
反豪門運動是誰發動的·····	八七
李公樸聞一多之死·····	八一
西藏的政治人物·····	八五
江亢虎和它的黨·····	九〇
九龍城血案始末記·····	九三

編輯者
發行處
經售處

林南五
天華洲
行出版報
上海四川北路
237號
上海山東中路

訂閱價目

每
月
四
輯
郵
費
掛
號
(
每
輯
一
萬
三
千
元
國
幣
六
萬
元
國
幣
廿
四
萬
元
平
寄
每
輯
三
千
元
掛
號
每
輯
一
萬
三
千
元

• 版出日六月五年七十三 •

副總統競選內幕

副總統競選引起了軒然大波，三位候選人由競爭而棄權，又由棄權而再競選，這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問題的癥結，自然是在自由競選與統制選舉之間。副總統競選，本來因為擁孫集團乃是黨的中堅，而這一集團在國大又佔絕大的優勢，以為左券可操，不妨大方一番，因此決定了自由競選。那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的兩場選舉場面，却不如人們理想。第一天李宗仁以七五四票壓倒了孫科的五九九票，程潛亦以五二二票進入複選之列。第二天，李宗仁復以一六三票擊敗了九四五票的孫科，程潛亦有六一六票，以這票數獲選副總統，固然不足，但在反作用上，的確也是孫科的心腹大患。

再加之李程的桃園結義，問題更多了。于右任初選失敗，其選票便應約轉移到了李宗仁名下，因此第二天李的票數破了一千大關。假使再選一場，程頌雲再依法淘汰，那末其選舉票再轉移一次，李宗仁便有穩坐寶座之可能。在另一方面，救國日報的幾篇文章的確使孫科在代表中的印象受有損傷，廣東代表在救國日報一打之後，間接就更影響了孫哲生的競選，在這樣的一方面如日方昇，一方面如日西下的情勢之下，除非不希望孫哲生上台，否則「自由競選」的辦法必須加以修正，孫先生自然是被人們要求着作為未來的副總統的，那末，祇有修正一下自由競選的方式了。

於是，擁李、擁程的黨員們，一批一批的被警告：誰選李宗仁，誰就有陰謀，擁李的代表紛紛受

到警告，精神上受到干涉，一時由「吶喊」而「傍徨」了。再一方面，二十四日的夜晚，四巨頭夜訪李宗仁，請他考慮退讓問題，他們願意保證，如果李退讓，可以給以一名院長，和補償李的全部競選費用。可是李沒有答應，但爲了他的選民被認作了「有陰謀」，他祇有在深夜二時，決定退讓了。

程頌雲在這次競選中，扮演的是了一個幫襯。如果李宗仁棄權而程依舊堅持，則李的選票一定在程的囊中，孫哲生依舊無當選之望，因此要孫氏上台，非請程氏一併退讓不可。程潛在整個局面中，雖然已無當選希望，但他却是舉足輕重的脚色。程潛終於退讓了，雖然，有人說他是「奉命」退讓的，他自己却承認了「自願」退讓的，但無論如何，在他的地位上是不能不退讓的。

二十四日的夜晚，程李先後退讓了，這個夜晚是一月來最緊張的一個夜晚，李宗仁還是堅持競選呢？還是毅然放棄呢？這不僅是擁李代表所躊躇不決，就是一般旁觀者也十分關心。

可是，李宗仁在二十五日晨，聲明退讓以後，向助選的國代們致詞，會一再表示，他主張的革新運動，仍然要慢慢地展開。道在某些人聽來，是有些不大那樣的，而二十五日的下午，李氏助選團一千餘人所組織的「民主憲政運動委員會」成立了，晚上，程潛的「憲政協進會」也成立了，後者擁有會員六百餘人，兩方的合流祇是時間問題，而且還準備收非國代的會員，各地設分會，成立永久機構，這種種，在某些人看來是頗爲那個的。

再加兩個助選團的人員在廿五日下午的國大裏大鬧，以致無法開會，他們是準備鬧得國大鬧不成而宣告閉幕，二年後再選副總統，如果真的永久鬧下去，鬧得國家沒有個副總統，也是太不像話了。於是，孫科也在廿五日中午晉謁主席後宣佈退讓了，這個退讓乃是一種「表現」。

於是，中常會依舊決定了「自由競選」的原則。雖然，這「自由」的限度還是疑問。

實際上，李孫兩人，都是採的「以退爲進」政策，李是硬功，而孫是軟功，惟有程潛則是真的祇有退的一途，因爲以他的票數，絕對沒有當選之望，但「退」也得有條件，他決不願意因他的一退，而使非理想的人當選。在三度投票中，程氏雖然還是參加競選，但他是保守着既得之票已足，準備淘汰後移交的前途。據說這幾天來，程氏助選團的費用，已不是他們自籌的了。

魏德邁使華的前因後果

去年魏德邁的中國之行，終於演成爲一齣不歡而散的鬧劇。當馬歇爾離華返美時，若干接近官方的人士即推想司徒大使即將辭職，將由魏德邁將軍奉命使華。那些接近官方的人士所以有這種推測，至少可以想見，他們是如何的希望：美國的駐華大使是一個全面同情政府，反對共黨的人物，而不是一個支持民主，提倡新五四運動的人物。三十六年六月下旬孫科副主席發表了幾篇露骨求援的談話，接着黨方或半黨方的報紙便大寫其「杜魯門主義快來」的文章。白宮不久也就宣佈派魏德邁來華調查，於是羣情歡呼，以爲救星來了。

官方最初對於魏德邁的中國之行確是滿懷興奮。在他們看來，魏德邁是反共的，魏德邁是支持國民政府的，馬歇爾離華以後，美國對華猶抱觀望政策，現在杜魯門突然宣佈派魏德邁來華調查，在官方及接近官方的人們看來，杜魯門這個措置，顯然表示美國對華政策即將改變方向：決定全面支持國

民政府。魏德邁個人反共和支持國民政府是不成問題的，但假如認為杜魯門派魏德邁來華，就是表示美國全力支持國民政府剿共，我們認為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我們認為魏德邁這個人的傾向是一件事，美國的對華政策又是一件事：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決不能由這個國家所派遣的駐外使節他本人的看法與傾向來作代表。我們認為杜魯門總統所以選任魏德邁來華調查，原因很多，其中一點，就是因為魏德邁是一個最容易和蔣主席說話的人。

為什麼魏德邁是一個最容易和蔣主席說話的人？我們可以分析在過去幾年中和蔣主席接觸的幾個美國軍人。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先後任命來華和蔣主席接觸的人物，有史迪威、魏德邁、赫爾利和馬歇爾等幾位。這四個人的性格、作風、以及和蔣主席接觸的情形，都不相同。史迪威氏性較魯莽，他比較同情共產黨，他不贊成政府在配備上對於共產黨的不公的分配，他對於整個國民政府在軍事上的組織和訓練，都不滿意。他原是蔣主席（中國戰區統帥）的參謀長，是蔣主席的下屬，然而他顯然企圖在美國的國力上來挾持蔣主席，這是蔣主席所不能容忍的，特別是對共產黨問題上，兩人無法一致，結果終由羅斯福將史迪威調了回去。與史迪威極端相反的是赫爾利大使，這是一個極右的人物。他是一個完全崇拜蔣主席的人物。但在兩國外交衝折中，一個外國駐在本國的大使，太崇拜了駐在國的元首，這外交也不會辦得有勁，和一個政治家軍人接觸，太硬了固然要鬧翻，太軟了也沒有味兒，所以赫爾利又代表了另外一種典型。馬歇爾和蔣主席的接觸，實在最標準，最精彩，一個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的元首，他曾完成了現代中國歷史上的統一（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他曾領導全國抵抗日本，終於獲致勝利。另一個是指揮着全世界海陸空三軍打倒了赫赫一世的希特勒的英雄，他是當

今世界第一強國的最孚衆望的風雲人物。這兩個人都有高度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並各自充分瞭解對方的地位、權威和聲望。而且這兩個人各有極強的個性，在彼此的談話論辯中，都想制服對方而不爲對方制服。所以在這兩位人物的接觸中，雖然互相敬重，然而每次談話的空氣，却常常是極不愉快，甚至非常令人氣憤的。祇有魏德邁，這一位繼史迪威的中國戰區參謀長，最能贏致蔣主席的歡心和信任。他不像史迪威那樣的傾向共產黨，也不像史迪威那樣在美國的國力下來挾持蔣主席，這些都使蔣主席不致對他發生敵意。他也不像史迪威那樣忘了自己的身份，他是蔣主席的參謀長，他在蔣主席面前陳述他所以爲然的一切，他所不以為然的一切，他建議，他批評，一切他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然而最後，他曾說，委員長，我的責任是告訴你我所知道的，告訴你我所認爲最好的，但是你採納不採納，你以爲對不對，權力在你手裏，一切應由你最後決定。這個態度大大滿足蔣主席的自尊心。而且，魏德邁還有一點與史迪威不同，史迪威是當了蔣主席的面常常說許多不好聽的話，背了蔣主席的面，也是那一套不好聽的話；魏德邁則不，他當了蔣主席的面，是坦白的批評，但是背了蔣主席，他說的都是擁戴蔣主席的話，他不在背後批評蔣主席。

就因爲在這種背景之下，官方與接近官方的人士，對於魏德邁的來華，一律表示歡迎，並且充滿着許多的幻想。

官方對於魏德邁個人雖有好感，但這次白宮任命魏德邁來華調查，事前確是毫無所知。若從國家的尊嚴來說，官方對這些當然也是不快的；而且把中韓並列在一起，在中國人的感情上，也是一種苦痛的刺激。但是尊嚴、面子、感情、這些都是抽象的，而中國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抽象時期」，而是

一個「實在時期」，把抽象的「尊嚴」「面子」，早已擱起，所關切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錢、軍火、物資。中樞核心層於白宮任命發表後，曾集會研究，當時一致認識三個前提，即：（一）美國對華的基本政策是希望中國成爲一個民主、團結、和平、統一的國家，這個基本政策是不會變的。（二）美國的世界政策是反蘇防蘇。在這個大原則下，美國是不會幫助中國共產黨的。（三）美國國會尚在休會期間，「立刻援助」，一時無望。

經過多次研究，對於魏德邁此次的中國之行，政府方面決定了兩個基本立場：（一）遵照既定政策，進行戡亂。（二）不向魏使具體討論任何援助問題。這兩個基本立場，前一個是因爲政府決定用兵到底，至少到目前爲止，政府不擬改變這個戡亂政策。後一個是認爲魏德邁的任務是「調查」，他既無權力討論任何具體的援助問題，自然不提出爲是。

在做法上，中央決定祇供給材料，避免說話。避免說話的原因是因爲對於魏德邁這次來華，葫蘆裏賣的什麼藥，還摸不清楚，所以盡力避免說話，想先從魏德邁及其顧問們方面得到一些線索，再作決定。不料魏使也是抱著不說祇聽的做法，兩個「不說」相關，據說結果還是魏使的「不說」政策成功了。

同時中央方面儘量策動民間力量來包圍魏德邁使團，使有利於政府的人士得更多的機會和魏德邁使團接觸。並佈置嚴密的情報網，使魏德邁使團在中國各地的活動，都能隨時有報告到達中央。

魏德邁抵京以後，始終緘默，不表示態度。但他和政府之間的往還，還在正常狀態之中。政府還不能從魏德邁的態度中得到任何特殊的感覺。但是自從魏德邁從北平、天津、瀋陽、台灣等地旅行返

京以後，態度大變。九月一日張羣院長單獨接見合衆社記者，據稱：當魏氏訪問中國時期，渠曾與魏氏會晤多次，而魏氏並未與渠認真舉行會議。蓋魏氏對政府以外之人物較政府人員爲着重也。又說：許多人頗欲謁見魏使而不可得，（見九月二日大公報）確是事實。據說魏使自各地旅行返京後，即盡量避免和政府方面的人物接觸。他看見了張羣，僅僅描淡寫地招招手：「哈囉，你好不好」，而不與張羣作任何嚴肅具體的討論。許多部長去看他，他不是說忙，避而不見，就爲見了三分鐘，就推諉要開會，起身送客。魏德邁既奉命來華調查，身爲中國首相的行政院院長，竟沒有機會和他從事嚴肅而具體的討論，許多部長階級的人物沒有機會和他交換意見，也確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政府方面因此而引起的憤憤與不滿，實亦人情之常。但是政府人物，於氣憤之餘，亦應自我檢討，爲什麼會弄到這樣的局面？爲什麼外人對於政府人士竟然表示如此不信任的態度？政府方面又深責許多要見魏使的民意機關代表以及工商界代表，無法見到魏使，但是我們很坦白的說，今日中國的民意機關，到底代表「民意」到什麼百分比的程度？外人對於這一套，可謂瞭若指掌。外人既然在根本上不能信任政府，他爲什麼還要接見那些在政府羽翼下產生出來的各界代表人物？我們覺得政府當局還要打起官腔來指責魏德邁，殊屬不智。

爲什麼魏德邁於旅行各地返京以後的態度變了？還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爲魏德邁很受各地所接見的民主人士的影響，但大部份人還是認爲魏德邁很受各地美國領事館人員和美國商人的影響。他們認爲魏德邁之信任各地的美國領事館人員和美國商人的意見的程度，遠在信任各地民主人士的意見之上，而各地的美國領事館人員和美國商人，自然不會有人說國民政府的好話，而他們攻擊國民政

府的話，亦必極其透澈詳盡。

魏使一行定八月二十四日離華，當局有意在魏使離華前，設宴介紹魏使與國府府委及各部會長官正式會晤。魏使因為吃飯太費時間，建議改為茶會。在這一會茶會上，魏德邁講了許多話，把中國各種缺點，痛加指摘。二十四日臨行前又發表了一篇文告，而言辭的率直，即使是最左的人，在最初也未料到有此一着。這一次演講和這一篇文告，在政府方面引起了極大的激動，認為奇恥大辱。有人認為美國人太豈有此理，為報此仇，竟宜稱弄願奔投共產黨，這當然是一時氣憤的話，而且十分幼稚，然而亦可想見魏德邁所給予南京官場的刺激是如何的劇烈了。有兩位大員在國務會議中堅決要求政府向美國提出抗議，因為他們自認絕無貪污的行爲，假如政府不抗議，他們祇得被迫呈辭，幾乎整個的政府對魏德邁本人及美國發生着最大的仇視，一切都是爲了傷了他們的自尊心，雖然他們從來沒有自省，這二十年來，不知有多少中國平民在他們的統治下傷失了他們應有的自尊心！

魏德邁此次到中國來，動機到底何在，至今還是一個謎。動機當然不止一個，各人的看法不一，有的人認為魏使的中國之行，僅在敷衍美國國內的親華派，這不失爲一種有根據的看法。馬歇爾在華一年，調解國共糾紛，以他的聲望、經驗、和自尊心，還是一無結果，悄然而去，實在說，他對於此事不能不耿耿於心。他對於中國的局勢及人物當然有全盤瞭解，他對於蔣主席，恐怕也不無介懷。所以他返美國出任國務卿以後，對於中國即採取袖手政策：「看你怎樣」？他把美國外交的重心，放在歐洲，把中國擱了下來。但是，六月下旬孫科副主席那幾次露骨求援的談話傳到美國後，美國右派一看共產黨的勢力一天一天膨大，眼見國民黨快到沒有辦法，所以逼迫美政府不能不管中國的事情，在

這種情形下，杜魯門（實際上是馬歇爾）派魏德魏來華調查，實在是爲了應付美國國內的要求。魏德邁是馬歇爾系統中的人物，而這次跟魏德邁來中國的顧問們，大多數也是由馬歇爾指定的，所以可能的是，魏德邁到了美國後，提出的報告書，關於國民政府的一部分，也如他離華前發表的文告一樣，馬歇爾就可以應付那些要求支持蔣主席的人說話了。

周佛海死後種種

周佛海死了！他實在當得起中國第一個大漢奸！三十年來，他從極左，跑到極右，從一個窮學生爬上了統治者最高的職位，他的一生事績足足說盡了他的無恥。

周佛海是湖南人，一九二〇年時在日本求學於京都帝國大學，學習經濟學，受日本經濟家河上肇的影響殊深，一九二一年「中共」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各重要都市都有代表出席，其時李達代表上海，張國壽劉仁靜代表北京，董必武代表武漢，陳公博代表廣州，毛澤東代表長沙，周佛海就以留日共產黨學生代表資格出席，當時選舉的結果，陳獨秀任中央委員會會長。

周佛海被舉爲副委員長以後，他奉派往湖南工作，因追捕共產黨甚嚴，他即逃往日本，到帝大讀書。當時國民黨優勢已成，而且清黨甚烈，於是，他就加入了國民黨，仗着他一支能辯的文筆，他寫了一本「三民主義的理論與體系」，從此就成了國民黨內的政論家，先後被派充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訓練處主任、中央民政訓練部長、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當時他走進了某系的路綫，人們都稱他爲智

賽團之一。

抗戰初期，某系勢力日爲降落，他見機行事，走進了改組派的門道，他一面當了中宣部副部長，口口聲聲堅持抗戰，一面却在暗中陰謀「和平運動」。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汪精衛出走，周佛海也在五月跟蹤潛逃，他以詭辯的三民主義迎合日本的大東亞主義，那時他已經「榮任」了僞「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指定委員兼祕書長，「最高國防會議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軍事委員會委員」。「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常務理事」，「中日文化協會名譽理事」，「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新國民運動促進會常務委員」以及僞上海市長，僞司法行政部羅君強手下特務系統的幕後指揮者。

抗戰勝利，他看風轉舵，立刻接受重慶中央特別總隊總指揮的任命，調動僞軍，防護京滬，頃刻之間，又成爲我方地下工作者。湯恩伯將軍飛到上海的時候，他還到機場歡迎，儼然變成「自家人」了。自他被捕入獄，判處死刑以來，百般活動，終於改處無期徒刑，我國今年行憲，大總統選出後，將舉行特種大赦，周佛海未始不想藉機恢復自由！可惜死得太早了！

蓋棺論定，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首都高等法院，判決他是一個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的漢奸，可是與他同犯一罪的羅君強，竟然說是「五百年名世光芒，蓋棺何必著論定」。周佛海究竟是民族的罪人，還是他在高院公審時說的：「來收拾破碎的半壁河山，以備復演民國十六年的甯漢合流呢？」現在周佛海雖然死了，他有的是楠木棺材可睡，倘有生平友人主祭，而他在政治上所留下的一切，

貪其惡果的，還是我們這些無知無識的善良老百姓。

不過，周佛海的死，倒是給做政治投機生意的一個好榜樣。

一個漢奸的死，在抗日勝利後的中華民國，本不值大書特書的，但是，我們如果能從活著的漢奸口裏，聽聽他們對周佛海的「評語」，當能更清楚周的爲人，而且知道他是如何落水的。筆者特地到老虎橋監獄，去看周的親信羅君強和江亢虎。

羅君強「風采」依舊，和去年筆者去看他的時候差不多，圓圓的臉，臉上發白發紅，鬍子刮得乾乾淨淨，帶着一付玳瑁眼鏡，和毛織睡帽，藍大掛絲棉袍，所改變的，他已經沒有那次做發言人，用花生米招待筆者時那種風趣，提起周佛海，他說：「民國十一年，方才看見周先生夫婦的照片，十四年在上海相識，十五年開始在國民革命總司令部共事，以後雖然分散一個時期，但是從未失聯繫，他是一個人才，當然沒有問題，就是到南京來，相信他總不至於故意做禍國殃民的事，他對財政金融幣制非常關心，可惜他死早了，如果晚死兩年，可能有點具體的意見貢獻。他生平對蔣先生一向崇敬，即在南京始終未有一言不敬之處，離開重慶，當然是主和主戰的意見上不同，而他引爲遺憾的，就是未向陳布雷先生說一聲，因爲那時布雷先生是侍從室的主任，周爲副主任，在友情上他始終內疚。勝利後的中日問題，周佛海沒有談到，不過他在未生病前寫有日記，幾年來從未中斷，不過日記是純私人的東西，誰也不能去看它」。

江亢虎是僑考試院長，判刑執行在監。偕大年紀，弓着背，精神還是很健旺，一見面，他就知道筆者的來意，他說：「他與周佛海並沒怎樣深切的關係，是在民國十二三年之間，我在上海辦南方大

學，楊淑慧的父親在當會計，那時周佛海剛由日本回國，我看他生氣勃勃，是一個有作為有才氣的青年，因而相識，後來他當江蘇教育廳長，有時也見面，在南京時，他是想有所作為，至於結果，誰也預料不到，人是越有權利，越容易做錯事，他部下這樣多，那能個個約束得嚴格」。

談到周佛海的死，江亢虎和羅君強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病重了，應該讓他保出去，死也應該死在醫院裏，對司法行政部的不准保出就醫，頗有微詞，談到這點，江羅兩人，都眼淚汪汪，不勝懷然，並說：「臨死時，家裏一個親人都沒有在，同難的親友也沒在身邊」。

另外談了些江亢虎在獄中的情形，他的牙疾自今年正月將頸上的兩顆大牙拔去，疼痛已止，請洪字代鑲兩顆，索值兩千四百萬元，江亢虎說：我因為三年與世隔離，物價漲到怎樣的程度，我也不知道，但是這樣大的費用我出不起，就是我孩子的新金，一年也拿不了這樣多，雖然吃飯不方便，我也不管了」。

談到他是否有著作，他說：「我近來只有一點詩，旁的沒寫什麼，主要的是沒有參攷書。我曾經有一理想，想整理五經，因為這東西雖然陳舊，然而中國文化的總淵源，一般只知批評舊的不好，而實際上並不了解，了解了之後，再來批評，那是科學的，他就叫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白話文固然好，五經時代，雖然過去，但在中國文化上，尚有整理的價值，一般人動不動說中國有五千年文化，而實際他連五經都不懂，豈不可惜！」除此而外，他還想在可能範圍內，翻譯一點英日文的書籍，以助收入。

最後，他為筆者寫了一首詩，據他說：從詩裏可以知道他的心情。茲將原詩抄錄如後：題為「戊

子元旦試筆」。詩曰：「獄中已過三元旦，海內今存幾故人，買醉難求千日酒，埋愁拼送百年身！羣龍隔歲猶相戰，尺蠖隨緣會自伸，爆竹如驚獄破曉，及時飛去又新春」。

政治舞台上的十大派系

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間有鬥爭，民主黨與共和黨內也有鬥爭；英國的工黨與保守黨間有鬥爭，而工黨與保守黨內也有鬥爭；同樣，中國的國民黨與共產黨間有鬥爭，而國民黨與共產黨內更有鬥爭，但鬥爭儘管鬥爭，只要雙方不拿「人民」來作犧牲，尤其不應拿「戰爭」「破壞」來作挈挾手段。因爲，鬥爭不一定全是壞的，正因爲要進步，所以才有鬥爭，而鬥爭也要有鬥爭的道德。

國民黨因執政已久，歷史較長，故在政治舞台上之有派系鬥爭，源遠流長，遠非一日，目前國內的派系，最有實力的計有：

一、以張羣爲首的政學系，與之有關係的首腦人物計有：李根源、吳鐵城、吳鼎昌、翁文灝、張公權、熊式輝、吳國楨、陳儀、王世杰諸人。

二、以陳立夫、陳果夫弟兄爲首的CC系，與之有關係的首腦人物計有潘公展、谷正綱、程天放、張道藩、顧毓琇、方治、邵華、余井塘、洪蘭友、趙棣華諸人。

三、以孫科爲首的太子派，與之有關係的首腦人物計有魏道明、馬超俊、陳慶雲、劉維熾、傅秉常諸人。

四、以朱家驊爲首的留德系，與之有關係的首腦人物計有杭立武、田培林、周鴻經、曹芻、吳研因，以及中央研究院的薩本棟、陶孟和等。

五、以于右任爲首的元老派，首腦人物如邵力子、張繼、吳敬恆、戴傳賢、王寵惠、居正諸人。

六、職教派：以黃炎培爲首，首腦人物計有梁漱溟、楊衛玉、陶行知（已故）等。

七、救國會：以沈鈞儒爲首，首腦人物計有史良、鄭韜奮（已故）、章乃器、王造時、李公僕（已故）、按該兩派人物，現在均已大半加入民主同盟爲盟員。

八、利他社：以馮玉祥爲首，與之有關係的主幹人物計有鹿鍾麟、薛篤弼、許廣平、吳組緝等。

九、社會賢達派：首腦人物計有莫德惠、王雲五、胡政之、繆雲台、邵從恩、吳貽芳、郭沫若、李德慶、傅斯年等。

十、孔宋系：（一）孔系：首腦人物計有徐堪、俞鴻鈞、龐松舟等。（二）宋系：首腦人物計有貝祖貽、密寶樹、劉攻芸、彭學沛等。

在上述十大派系中，孔祥熙雖已下台，但在財政經濟上的潛勢力依然很大，不過在政治激流中，目前已無能爲力。至於元老派，一向抱着息事寧人，明哲保身的態度，除非到萬不得已時，決不願捲入漩渦。職教派與救國會，因爲目前正在機亂時期，已失去以往樞衡作用，無法再談政治。而朱家驊系與太子派，目前正在養精蓄銳時期，因爲實力較弱，只能在一旁等待機會，徐圖後計。至於社會賢達派，因爲沒有實力，在政治上起不了什麼作用。說到利他社，則以歷史較淺，幹部尚無若何知名者，一時也不容易出人頭地。故目前祇有政學系與CC是勢均力敵，旗鼓相當，在政治舞台上，彼此明

爭暗鬥，頗爲激烈，加以大選時期，各黨派爲了國大代表與立委的名額以及地方政權等問題，已經爭得面紅耳赤；而政學系與CC爲了要達到競選的目的，彼此在幕後的角逐，幾已達到白熱化的階段。

政學系沒有政綱政策，完全是以首腦人物爲中心，談到人物方面，都是當今在朝的顯要，社會的名流，的確都具有一點幹才，這是政學系的優點，但缺點却在缺少幹部，沒有下級基層人員，故政學系所有的部會與省分，都是大的據點，而所控制的地區也僅僅是「點」。但CC方面却不然，除了在核心人物方面略遜政學系一籌外，基層的中下級幹部，幾乎遍及全國，故所掌握之地區完全是「線」，其或是「點」，這是CC方面的長處。

目前在政治舞台上，雖然是政學系的天下，但在廣大的縣鎮方面，却是CC的天下。因此，在中央的各院部會首長中，CC的比例雖沒有政學系大，然各省政府的民政廳廳長和社會處處長以及省黨部主任委員，却大都是CC的主幹。

中共為絕何拒和談

關於中共爲什麼拒絕和談這一問題，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傳說，究竟誰是誰非，外間很難明白其中真相。梁漱溟先生在去年六月七日出版的觀察週刊（二卷十五期）上有一篇「中共臨末爲何拒絕和談」，可以窺見一些和談失敗的內幕。現在把梁先生的原文轉錄如下：

此次國民參政會，許多人呼籲和平，在大家談話中間，很容易談到內戰責任是誰。我以過去會